

## 第一百二十章 冬又至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戰豆豆從塌上爬了起來，自有司理理給他套上了一件灰黑色的大氅，走到殿門口，看著殿外飄拂著的雪花，這位北齊的最高統治者陷入了沉思之中。

北齊上承大魏，喜好黑青等肅然中正之色，這座依山而建的千年宮殿便是如此，他今天身上穿著的服飾基本上也是這兩種顏色。他\*\*的雙足套在溫暖的絨鞋之中，不知可曾暖和。

雪花飄過他微眯著的眼縫，落在了安靜的地麵上，此殿深在皇宮深處，與太後宮離的不遠，離山後那座小亭亦不遠中，十分幽靜，若沒有陛下的欽準，任何閒雜人等不得靠近。在這片宮殿的左右服侍的太監宮女人數極少，都是當年太後一手帶起來的老嫗老奴，也不用擔心北齊最大的秘密會外泄。

然而就在這樣安全的境況下，北齊皇帝依然雙手負於後，冷靜地直視雪中，根本沒有透出一絲柔弱氣息，或許對於她來說，女扮男裝，早已不是一件需要用心去做的事情，需要隱瞞的事情，而是她早已經把自己看成了一個男人，一個皇帝，這種氣息早已經深入了她的骨肉，不能分離。

“陳萍萍死後，這個天下有資格落子兒的人，就只剩下三個人了。”她的臉上複現出一絲複雜的神情，天氣有些冷，臉頰有些紅，隻是沒有嬌媚之意，反而有了幾分厲殺的感覺，“朕未曾想到，陳萍萍最後居然玩了這樣一出...”

北齊皇帝的眉尖蹙了起來，啞了口寒氣，說道：“如今才明白，國師臨去前，為何如此在意陳萍萍的壽數。原來他早已看準了，想逼範閑和他那個便宜老爹翻臉，也隻有陳萍萍最後主動地選擇。”

“朕不明白陳萍萍為什麼要這樣做，什麼樣的仇恨可以讓他做的這樣絕？”她冷笑一聲說道：“想來和當年那個女人有關係吧。”

司理理緩緩地走到了她的身旁。憂心忡忡地看了她一眼，將手中的小暖爐遞了過去。輕聲問道：“三個人裏麵也包括範閑？”

她是南慶前朝親王的孫女，如今卻是北齊皇宮裏唯一得寵的理貴妃，她與北齊皇帝之間的關係，比很多人猜測地都更要親密一些，她們是伴侶，是自小一起長大的夥伴，也是彼此傾吐地對象。先前北齊皇帝說陳萍萍死後，還有資格在天下落子的，隻有三人。如果這三人裏包括範閑...

“範閑當然有資格。”北齊皇帝輕輕地摩娑著微燙的暖爐，歎了一口氣說道：“他有個好媽，自己對自己也夠狠，才有了如今的勢力...不要低估他的能量，東夷城裏麵可是藏著好東西的。”

“至少眼下，慶帝並不想把他逼上絕路，還是想著收服他。因為收服範閑一係，遠比消滅他，對南慶來說，要更有好處。”北齊皇帝幽幽說道：“僅此一點，就證明了範閑手中的力量，讓慶帝也有所忌憚。”

“天寒地凍的，不要站在殿門口了。”司理理小心翼翼地看著皇帝的臉色，眼角餘光很不易察覺地拂過那件大氅包裹著地腹部。

皇帝何等樣聰慧敏感的人，馬上察覺到了她的視線，臉上頓時浮現出一絲厭惡之意。雙頰微緊，似乎是在緊緊地咬著牙齒，壓抑著怒氣。

看著皇帝這副神情，司理理卻是嘆息一聲，忍不住笑出聲來：“不知道小範大人若知道陛下此時的情況，會做如何想法。”

“那廝無情的厲害，然而...骨子裏卻是個腐儒。”北齊皇帝毫不留情，刻薄地批評著南方的那個男人，冷笑說道：“這數月裏做的事情，何其天真幼稚糊塗！時局已經發展至今。他竟還奢望著在南慶內部解決問題，還想少死些人，就能讓這件事情走到結尾...他終究是低估了慶帝，就算他那位皇帝老子不是大宗師，又哪裏是他地這些小手腳能夠撼動地位的？”

“想少死人就改朝換代？真是荒唐到了極點。”北齊皇帝雙眼微眯。並沒有聽司理理的話。離開這風雪初起的殿門

口，冷冷說道：“此次朕若不幫他。東夷城則和燕京大營正麵對上，不論雙方勝負如何，朕倒要看他，他如何還能在京都裏偽裝一個富貴閑人。”

“陛下難道就真的隻是想幫他守住東夷城？”司理理眼波微轉，輕聲問道。

北齊皇帝身子微微一僵，似乎沒有想到司理理一眼便看出了自己其它的打算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朕乃北齊之主，豈能因為一個男人就損傷朕大齊軍士...幫他其實便是幫助自己，南慶不亂起來，大齊壓力太大。再說慶帝本來一直都有北伐之念，如今上杉將軍橫守於南，先行試探，再控住中樞，有了準備，將來總會輕鬆一些。”

“隻是有些擔心上杉虎。”司理理低眉應道，這句話其實輪不到一位後宮的妃子來說，隻是她這位理貴妃，在很多時候，其實和北齊皇帝的謀臣差不多。

“外敵強勢，上杉虎就算記恨朕當年與範閑聯手殺死肖恩...”北齊皇帝微微皺眉，“然南慶一日不消北侵之念，上杉將軍便不至於因私仇而忘天下...朕如此，上杉將軍亦是如此。”

“隻是小範大人眼下在南方本就處境艱難，一旦被南慶朝廷的人瞧出此次上杉將軍出兵...與東夷城那方麵的關係...”司理理眉宇間閃過一絲憂慮，不由自主地替範閑擔心起來。上京城裏與範閑有關係地三位女子，海棠朵朵遠在草原之上，宮裏這位皇帝陛下帝王心術，冷酷無情，隻怕也不怎麼在乎範閑的死活，而司理理卻是禁不住地擔心那個時而溫柔，時而冷酷的男子。

“朕從來不擔心南人會看出此次南下的真實目的，這本來就瞞不得多少，至少那些知曉南慶朝廷與東夷城之間真實狀態的人，肯定能猜到。”北齊皇帝冷漠說道：“燕京那個王誌昆肯定是第一個猜到的...猜到怕什麼？即便傳出去也不怕，與大齊勾結，想來這是範閑都承擔不起的罪名。”

司理理聽到此節。不由幽幽一歎，說道：“原來陛下一直沒有絕了逼他來上京城的念頭...隻是若真到了那一步。他還能活著過來嗎？”

風雪令人寒，令人臉頰生紅暈，北齊皇帝平視風雪，緩緩說道：“若他活著，卻不肯來，對朕而言，對你而言，與死了又有什麼差別？”

“朵朵應該不知道這件事情。”司理理仰起頭來，看著她。

“小師姑在草原上。西涼路的人又死光了，要聯係她不方便。”北齊皇帝低頭，看著自己地腳尖，許久沉默不語，右手忽而抬起，微微一顫，似乎是想撫上自己的腹部。隻是這個動作許久也沒有做出來。然而指尖微翹，終是露出了一絲女性化地神采。

“稟陛下，軍報已至，諸位大臣於合闐亭候駕。”殿外一位老太監沙著聲音，急促稟道，如今南方正在和慶人打仗，軍情緊張，誰也不敢誤事，而北齊子民第一次發現自己的軍隊，終於勇敢地首先發動了攻勢。心情也較以往大有不同。

聽到這句話，北齊皇帝霍然抬起頭來，眼眸裏的那一絲柔順早已化成了冷一般地平靜。司理理趕緊在她地黑色大氅腰間係了一根金玉帶。她向著殿外行去，腳步穩定，帝王氣度展露十足。出了深殿，狼桃大人和何道人已經靜候於外。

慶曆十年，東夷城名義上歸順了南慶，天下大勢眼看著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，然而秋初京都一場雨，便將這局勢重新拉了回來。不論身處漩渦正中地範閑。當初是否真的有此深謀遠慮，但至少眼下的東夷城，實際上處於他和大殿下地控製之中。

不得不說，四顧劍的遺命在這一刻，才真正發揮了他最強大的效用。劍廬十三子。除雲之瀾出任東夷城主之外。其餘的十二人以及那些孫輩的高手們，都集合在了範閑的麾下。再加上南慶大皇子率領的一萬精兵。再加上陳萍萍留給範閑地四千黑騎，隻要範閑和大皇子之間合作無礙，東夷城已經再次成為了一個單獨的勢力。

而不論從哪個方麵來講，範閑和大皇子之間的信任與合作，不是那麼容易破裂的，這一點在三年前的京都叛亂之中，已經得到了極好的體現。

四顧劍死後的東夷城，依然保持了獨立，想必這位大宗師死後的魂靈也會欣慰才是。

當然，能夠達成眼下這種局麵的關鍵，除了東夷城自身的實力之外，其實最關鍵地，還是慶曆十年深秋裏，北齊軍方忽然發動的這一場秋季攻勢，這一次的入境攻勢，讓北齊朝廷損失了不少力量和糧草，最終隻是讓上杉虎妙手偶得了那個犄角處的州城，看上去，北齊人實在有些得不償失。

緊接著北齊全境發動，做出了全麵南下的模樣，逼得南慶全力備戰，一場大戰，似乎就在明年春天就要爆發了。

而這，至少給了東夷城，給了範閑半年的緩衝時間。

不論那位女扮男裝的北齊皇帝在司理理麵前，如何掩飾自己的內心想法，口中隻將北齊朝廷和子民們的利益擺在最前頭，但她無法說服自己。她做的這一切，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南慶地那個男人，那個與她搏奕數年，配合數年，鬥爭數年，最終一朝殿前歡，成為她第一也是唯一的那個男人。

大陸中北部戰爭的消息傳到京都時，已入初冬，今年京都的天氣有些反常，秋雨更加綿密，似乎將天空中的水分都擠落了下來，入冬之後，天空萬裏無雲，隻是一味地蕭瑟寒而高，卻沒有雪。

沒有監察院，抱月樓地情報畢竟都是些邊角的消息，範閑並不清楚北方那場戰役地真實內幕，但這並無法阻止他從中分析出接近真相的判斷。與戰豆預料的不一樣，戰事的爆發，並沒有讓範閑憤怒，因為他終究不是一位真的聖人。而隻是一個普通人而已，他知道北方那位女皇帝在幫助自己。很難再去憤怒什麼，他隻是有些陰鬱而已。

眉間那抹陰鬱的原因很複雜，或許是他發現自己其實根本沒有辦法影響北齊皇族地想法，就算捏住了對方最大的把柄，可是對方終究是一位君王，會有她自己地想法。另外一個原因，則是此事之後宮裏的態度。

北齊入侵，再退，不收。備戰，這連環四擊，其實都是在替東夷城分擔壓力，但凡眼尖的大人物們都能看明白這一點，於是乎有些人也就清楚了範閑在此中所扮演的角色。雖然了解這一點的人並不多，沒有波及到慶國民間的議論，然而皇宮裏的沉默。仍然讓範閑有些始料未及。

那幾位南慶大人物會震驚於範閑的影響力，震驚於他居然能夠讓北齊人出兵相助，比如前些天難得上府一次的柳國公，那天夜裏，柳氏地父親，在朝中沉默多年，卻餘威猶在的柳國公，語重心長地與範閑談了整整一夜。

他是柳氏的親生父親，算起來也是範閑的祖輩，範閑這些年在京中對國公巷一直極為尊敬。這位國公雖然很少出府，但在關鍵時刻，從來都是站在範閑的一方，所以對於對方的教訓，範閑雖然沉默，但並沒有反駁。

身為慶\*\*人出身，柳國公有些震驚和驚恐於北方戰事與範府之間隱隱的關係，隻是事情無法挑明，所以老人家也隻是上府來警告了範閑數句，提醒了數句。

連柳國公這種不問世事地人物都開始忌憚範閑可能會扮演的角色。宮裏為什麼還會如此平靜？範閑不相信皇帝老子會被北方的異變震驚，更不相信，就算自己的北齊強援袒露在了皇帝老子的麵前，皇帝老子就會生出些許忌憚。

陛下本來就需要一場戰爭，哪裏會害怕北齊人的進犯。隻是這種安靜和沉默。委實有些不尋常。

寒氣漸凝，京都的初雪終於飄了下來。冬月初，逢冬至，京都裏各處民宅裏的大鍋裏開始煮著餃子，各處肆坊裏殺羊的生意好到了極點，街巷每個角落裏似乎都升騰著羊肉湯的美味。

在京都裏沉默許久地和親王府，今天正門大開，有貴客臨門，然而依然無法熱鬧，因為來的人總不過是那幾位。而和親王府外負責護衛的禁軍，用警惕的目光注視著各處的動靜，如今這些禁軍們的作用，更大程度是用來看守這座王府吧。

大皇子抗聖意不回京，這件事情並沒有宣揚開去，隻有朝中幾位大臣知曉，一位領軍在外的皇子，抗旨不遵，這件事情本來就是極為大逆不道，隻是為了朝廷和李氏皇族的顏麵，在燕京大營方麵無法進入東夷城的情況下，朝廷暫時保持著沉默，但沒有人肯放鬆對和親王府的看管。

範閑牽著淑寧地小手，滿臉含笑走進了和親王府，與王妃並排向著那座湖心的亭間走去。林婉兒一入府便被葉靈兒拉走了，這一對手帕交也不知道會去說些什麼事情。

“小範大人還真是每有驚人之舉。”和親王妃粉臉無威，隻是一味的恬淡，她如今也等若是個人質，常年闔府門不出，今日難得冬至，卻將這幾位京都裏處境最微妙的年輕人們請了過來。

範閑夫妻二人，葉靈兒，柔嘉郡主，加上和親王妃和側妃王兒，這已經是慶國皇室裏大部分的人，除了深宮裏地三皇子之外，李氏皇族地年輕一輩，都已經聚集到了王府，偏生這些年輕人如今的處境都很不妙。

“大公主說笑了。”範閑和聲應道：“若說地是滄州城外的事情，我想您應該比我更清楚，北方那位小皇帝陛下，可不是我能使動的角色。”

王妃用一種複雜的神情看著他，幽幽說道：“正因為我知道皇弟他的性子，所以我不明白，你是怎麼能夠說動他出兵助你。”

“我想這件事情不用提了。”範閑笑著應道：“至少對遠在東夷城的大殿下是好事...隻是王妃你如今一個人在京都，若有什麼不便之事，請對我言。”

王妃微微一笑，很鄭重地行了一禮，如今的局勢雖然變幻莫測，但她知道，自己當年曾經犯過一次錯誤。而現在再也不能犯這種錯誤了，自己的夫君與麵前的這位年輕人。已經綁在了一起，綁在了東夷城中。

“燕京大營劍指東夷，不知道王兒在府裏有什麼感覺。”範閑見身旁的淑寧有些走不動了，將她抱了起來，向王妃問道。小女生聽不懂長輩們在說什麼，好奇地睜著一雙大眼睛，在範閑的臉和王妃的臉上轉來轉去。

“兒性情雖然驕縱了些，但實際上卻是個天真爛漫的孩子，隻是略嫌有些悶。有時候我讓她去葉府逛逛，她就高興的沒法...對了，她曾經想過上範府去看看，隻是你也知道，總是不大方便。”

“了解。”範閑微微一笑，望著王妃說道：“當初便想過，王妃在府裏。王家小姐應該沒有什麼問題。”

“這還不是你當初整出來地事兒，對了，瑪索索姑娘還是沒個名份，年紀終是大了...”王妃的眉宇間閃過一絲黯然，如今大皇子遠在東夷，遙遙與朝廷分庭抗禮，她在京都的人質生活自然過的極為淒涼，而府裏偏生還有一個小孩子似的側妃，還有一個天性直爽卻不解世事的胡女，讓她實在有些難堪其荷。

範閑歎息道：“現如今哪裏顧得上這些。不過當初雖然是我這個太常寺正卿弄出來的妖娥子，但你我心知肚明，終不過是陛下的意思。”

話到此處，再說也無味，恰好二人也已經走過湖上木橋到了亭子中間。亭畔一溜全部是玻璃窗，透光不透風，生著幾處暖爐，氣息如春，令人愜意，範閑微眯著眼。看著在亭角裏湊在一起說話的那四位姑娘，不由得在心裏歎息了一聲。

有一年冬至，範閑以郡主駙馬地身份被召入宮中，在太後如冰般的眼光下，極無興致地吃了一頓羊肉湯。似乎還是在那一年。大皇子開府請客。正是在這亭中，除了太子之外。李氏皇族所有的年輕人都到了，二皇子也到了。

如今太後死了，二皇子死，太子死了，該死的人，不該死的人都死了，就剩下被鎖於京都的範閑，被隔於東夷的大皇子，被幽於宮中地三皇子，再加上這五位姑娘。

所有的子輩都隱隱地站立在了他的對立麵，難道他就好過嗎？範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宮裏的皇帝陛下，站在亭口有些出神，半晌漠然無語。

火鍋送了進來，隻是今天這頓飯眾人吃的有些沉默，大概各自心裏都想到了一些什么事情。範閑坐在柔嘉的身旁，就像一個和暖可親的兄長一樣噓寒問暖，替她涮著碗裏的羊肉，這亭裏的姑娘們，大概也就柔嘉顯得最為怯弱可憐，雖然宮裏有風聲，靖郡王大概幾天後就會回府了，可是想到一位姑娘家在靖郡王府裏孤獨熬了數月，範閑便止不住地憐惜起來。

沒有仆婦在亭中，大家說起話來顯得隨意許多，便是那位有些拘謹，有些陌生，眼裏泛著趣意的王兒也沒有被冷落地感覺。範閑起身去亭角去拾銀炭，眼角餘光裏，卻瞧見葉靈兒跟了過來。

“我知道你心疼王兒。”範閑站起身來，望著她輕聲說道。王蟬兒將來會是什麼樣的結局，是不是像葉靈兒一樣變成年青的寡婦？誰也不知道。

葉靈兒歎了口氣，早已不是當年那個縱馬行於京都街巷的俏女子了，說道：“師傅，難道你就這樣和陛下一直鬧下去？”

範閑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你問死我了...不過陛下的眼裏隻怕根本沒有我，再過幾天，或許西邊就有消息傳過來，你幫我打聽一下風聲，樞密院裏暗底下有沒有什麼動靜。”

“政事方麵，父親可不會讓我插手，我又不是孫顰兒。”葉靈兒噙了他一眼，旋即麵色微黯說道：“我不知道師傅你在做什麼，我隻想勸你一句。”

